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劍俠奇中奇全傳 第六回 真英雄衝散強人

話說鳳公在蒲村打過了尖，放夜走四□多里，忽一匹馬衝過復來，掌鞭的：「不好了，響馬來了。」鳳公問道：「怎麼？」掌鞭的說道：「方才一匹馬，右衝過去，左轉過來，這是響馬暗號。」話猶未了，左道又是一匹馬衝過去了，鳳公看見心中大驚，就叫家人把夫人小姐轎攢在當中，只聽放一板響，擁出許多響馬，鳳公見了響馬，心中暗想：不免上前哀求。主意已定，縱馬向前叫道：「列位大王在上，我鳳竹不是客商，也不是任滿賊官，只因避禍，沒有多資，求大王開恩，放我過去。」

鐵頭和尚姚期上前喝道：「你避患，我只要買路錢。」鳳公道：「不可，幾兩銀子，幾件衣服，大王欲要老漢奉上？」姚期道：「連你身上都要剝下，方才放你。」鳳公說：「大王差矣，自古打劫不傷其命，求大王開恩。」包成仁向米公子說道：「大王不必在此，可引幾個家丁搶小姐去。」米公子依言，引了四名打手，從右首來。此時約有二更，皓月當空，那鳳公家人埋怨老爺，不聽好言，一心放夜，果然遇盜。小姐聽了鳳公與強盜說話，放心不下，挑起轎門看，被米公子在月光之下，見中間錫頂轎，現出一個白面佳人，米公子一看，便叫五個家人，將中間一頂轎子抬來，五個家人打馬一衝，鳳公家人盡行衝散。扒山虎樊噲跳下馬來，把鳳小姐一把拉出來，向米公子馬前一放，樊噲同米公子上馬，一齊加鞭去了。鳳公還與他們說話，忽聽有人喊：「寶貝已經到手，你等還不快走，等待何時？」包成仁聽了此言，亦跑去了，不一時眾人散了。鳳公暗喜道：「響馬被我片言，竟自去了。」忽然聽得婦女齊聲哭來，鳳公吃了一驚，心想響馬之計，必與我搭話，他將東西劫去，雖然幾兩銀子，也不在我心上，只求合家團圓。到夫人轎前，聽得夫人啼哭，鳳公道：「夫人不必啼哭，可是響馬將衣服銀子劫去？」

夫人道：「女兒被強盜劫去了。」鳳公聽了此言，問道：「女兒怎樣？不劫去衣服？」婦女哭稟道：「適才老爺與強劫說話，有五匹馬衝道轎前，竟把小姐劫去。」鳳公聽了此言，癡了。

那些響馬去後，家人方敢出來說：「小人本事不佳，不能救護。」

鳳公因小姐不見，心如刀割，並不回言，一個個日瞪口呆。

只見松林內，跳出一個人，手持短棍，頭帶氈帽，身穿短青衣，腳下皮靴，腰掛一口寶劍，從林內跳出。口內叫道：「好混賬，失其重托。」你道這人是誰？乃是鮑剛。前日與郝鸞分別，又有司馬傲先生點路，今日在蒲村飲酒，吃完就在街上耍，更深入松林中，和衣倚樹睡了。此時方醒，跑出松林，只見大路上堆人喧嘩，鮑剛提短棍大叫道：「我來也。」鳳公見有喊叫，又向家人道：「響馬去，短路又來。」鮑剛道：「你們果是鳳老爺家眷？」內中有膽大者答應「是」。「我是順天府的鮑剛，曾在爭春園同郝兄打散米家人，蒙孫兄弟盛情，拜為兄弟，誰知米家人打來，石敢當被我撞了，頭碎而死，又打死數□人。與郝大哥逃出城來，遇高人指點。今日鳳家在此經過，命我在此保護。」鳳公聞言，下了牲口，與鮑剛見禮，說道：「好漢來遲了。」便將方才小姐之事說了一回。鮑剛道：「真真誤事了，如今強盜那裡去了？」鳳公道：「強盜將小女搶往西方去了。」鮑剛道：「諒他們去不遠，老爺在此少坐片時，待我趕上強人，將小姐奪回。」說罷提起短棍而去。那鳳公正在大路上等鮑剛回信，只見樹林內走出五六人來，俱是隨常打扮，騎了牲口，喊道：「你們可是開封府鳳竹老爺？」家人答應是，那六人下了牲口，說他們奉司馬先生指點，特來迎接，有柬帖在此，請爺觀看。鳳公接過柬帖，家人掌燈，來與鳳公拆開，看時上寫道：司馬臯字奉岐山老先生台下，啟者。貧道細論陰陽，數該如此。但令愛遭逢此難，鮑剛只可破賊，未必能救令愛，日後自有相逢之日。所有令袒，該有百日之難，自有文士救他。屈老先生同陳雷等，共去鐵球山安身，湖廣不日有患，老先生若不依從，後必有禍，悔之晚矣。請自思之，至囑至囑。

鳳公看後想：郝生言司馬傲贈他三口劍，往開封府尋好漢。

方才鮑剛又說司馬先生指點，今日在此救我家眷，此時又是司馬傲柬帖，叫我不可到湖廣去，恐有災難，我想司馬先生，定是個高人。但不知鐵球山是什麼所在，不如依他柬帖而行，料不能誤我。又說鮑剛，只可破賊，不能救我女兒，那鮑剛是個直漢，救不回我女，定無面見我，不免由他去罷。主意已定，便叫家人抬轎與陳雷等往鐵球山了。只待後來往鐵球山，玉蚌蝶，三鬧開封府之時，才有相會。

再說米公子等劫了小姐，走了二□多里，鮑成仁猛生一計，對米公子說：「今晚有三更時分，帶到別處不便，離此不遠，有古廟名破佛寺，寺內並無僧人，大爺可將小姐帶入寺中，先成親事，那鳳小姐明日塞口難言。天明僱轎抬回府中。」米公子道：「那有在寺成親之理，豈不有犯神聖？」包成仁道：「若不成親，路上恐生他變，不若成親。」公子笑道：「老包我今夜成親，明日著人修廟。」到了寺前，下了牲口，家丁將氈條鋪在地下，將小姐放在氈條上，此時鳳小姐人事不知，渾身冰冷。

一者受了嚇，二者馬上馱走一會，猶如死的。公子想道：費了心機搶來，是死的不能成親，想是無緣，不若去了，往外便走。

只聽「哎喲」一聲，米公子回頭看時見小姐醒來，便立住了腳。

那時小姐醒來，睜眼看時，見不像在轎內，米公子上前深深一揖，叫聲：「小姐，我米斌儀在此等了多時。」小姐聞言，立起身來：「你是何人？焉敢劫我到這裡，我的親父母在何處？好好送我回去，萬事干休，若不依，便鳴官究治。」米公子笑道說：「那裡話來，既來之，則安之，小生不是匪類，亦不是下流之人，家父當朝宰相。因上年小生屢求婚，令尊不允，後來將你許孫佩，小生實不心悅，孫佩隱匿兇人，打死石敢當與小生家人三□五人。如今孫佩問成死罪，只候詳文一到，便要處決。令尊將小姐帶往湖廣，小生同包成仁議論，裝扮響馬，不搶財物，只搶小姐。況今日乃黃道吉日，小生與小姐成就百年大事如何？」鳳小姐聞言，吃了一驚，大罵：「大膽強盜，弄得我家七零八落，我父母被你算計不過，方才離開封府。豈知你又假裝大盜，將我劫來，做了無法無天之事。我鳳棲霞寧可今夜一死，怎肯失節與你強盜。」米公子道：「小生為了小姐，多少心思才得你到手，怎肯不成親就罷？」走向前來抱小姐，小姐便往後退，想不到壁邊，沒處迴避，罵不絕口。米公子便近身說：「莫說小姐罵，就是打小生也不認真。」相著臉去向鳳小姐說：「請小姐打小生一頓出氣。」小姐此刻恨不得一口吞他下肚，見米公子送臉過來叫他打，便提起右手，恨了一聲，用力一下打著米響馬。

「你們往那裡走？好好將鳳小姐留下萬事干休，如若不然，叫你強盜難逃性命。」包成仁同眾人，正在寺門口，聽得喊叫，只見大路上如飛的跑來一個大漢，手執短棍，叫道：「留下小姐，萬事干休。」包成仁道：「事已如此，快請大爺上馬。」樊噲道：「大爺在裡面與小姐成親，怎好去？」包成仁說：「事已至此，顧不得了。」眾人一齊將門推開，又見小姐站立一旁，包成仁道：「大爺不好了。」只見大爺不開口，樊噲道：「病又發了。」成仁把米公子下腮托住，往上一湊，米公子方才開言，公子捧了腮，哼聲不絕。

再表鮑剛，提短棍趕來，遠望高山，一叢人馬，鮑剛大叫。

公子雙手捧著下腮，喊道：「不好了，下腮又打下來了。」你想鳳小姐是房中弱女，有何氣力就打得米公子下腮？因手帶孫佩行定的一串八寶嵌珠的金鐲，手起之時，二物落在手腕之下，前日將米公子下腮打了，尚未全愈，又被鳳小姐打了，所以下腮易下。不知小姐脫得此難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